

徐哲身◎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哲身品读

大清风云人物





徐哲身品读

大清风云人物

徐哲身◎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哲身品读大清风云人物/徐哲身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8
ISBN 7-5387-2196-7

I. 徐... II. 徐... III. 历史小说: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5324 号

徐哲身品读大清风云人物

作 者	徐哲身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姜淑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740 千字
印 张	32.2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全书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维护腐朽无能的满清封建王朝统治,镇压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全国人民大起义——主要是以金田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为主线,叙述了曾、左、彭的一生:思想道德、行为性情、为人处事及文韬武略、办事才干诸多突出处,在义军的打击下,在清王室的猜忌中功成名就的一生。透过上述情况,客观上也暴露了这些权臣们相互倾轧、相互勾搭,既忠于主子,又谨防主子,虚伪狡诈、心狠手辣、顽固腐败的丑恶嘴脸与阴暗的内心世界,勾勒塑造了封建官僚代表人物的艺术形象。

书中也叙述了天皇等起义领导者的组织才能,义军的迅速扩展,前期军师钱江及冯云山、石达开,后期主帅李秀成的雄才大略,全军上下男女将士的英勇善战。在客观上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对平等安定文明进步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暴露了义军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与信念,争权、分裂、腐化的加剧,未能伺机大举北伐进行战略决战等诸多因素,以至在曾等强敌严厉镇压下功败垂成。

书中还插叙了这一时期清廷有关的政治、外交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全书为章回小说,演义体裁,长篇历史巨著,时空跨度大,作品通过这几位历史人物,透视出那一时代的兴亡变迁,不啻为半部清史。头绪纷纭,人头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形势变化万端,场面波澜壮阔,情节跌宕起伏,可谓洋洋大观。但作者控制有方,前后相互呼应,左右穿插有序,繁简得体,文若流水行云,顺畅通达。作者用史笔著书,用文笔立史:其情节铺陈,人物塑造,均别出心裁,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者又广罗博采,不遗余力:难得一见的文告家书等珍贵资料。《清史》所讳未录史料,无人得知、无书可考的故老轶闻秘事皆有辑录。以至有关的典章制度、大案要案、神仙鬼怪、妖女孽男,故事笑话也为广引宽用。史料详实,丰富多彩,令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且因巧妙布局,精心安排,着意糅合,事虽杂而文不散,顺理成章,冶于一炉,浑成整体,且中心突出。及至刻绘描画更其拿手,帷幄斗智、疆场拼杀,生动活泼,睹文若闻声见人,几似身在局中:香艳哀情、滑稽愚昧,有声有色,感人肺腑,令人捧腹。而神仙鬼怪等等点缀其间,更显热闹有趣,引人入胜。虽系历史小说。令人获得有关历史知识,但其可读性欣赏性,尤为人所激赏。

作者生于封建与共和交替时代,新观旧念难免混杂,褒贬难免不尽人意,实为欠缺。其中神仙法术、愚枉杀戮、宗教认知、民族相处,因作者时代局限,有诸多错误认识,为尊重古典原文原貌,不宜处理,务请读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辨析,批判阅读。但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读者知个中三昧,掌握其根本,则正反皆可受益,瑜瑕也或并辉也。

全书已标定新式标点符号。分节分段,并稍加注释,可谓雅俗咸宜,且附作者小传、《自序》,以飨读者。

2006年4月20日

徐哲身小传

哲身为予二十余年前同结文社之老友，别号剡豁放形容，后改养花轩主，有《养花轩诗集》行世。曩在光绪戊申，听鼓吴门，以予所填《浣溪沙》词，绝赞周小红女史之美，竟鬻其田产而纳诸簏室。于是终日柔乡，不理世事，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其赖笔墨以为生者，近且二十年，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而赖撰著小说以供仰事俯蓄者，尤居多数，因是一般学子，求予函授小说者，亦岁不乏人。惟予实已无暇及此，而朋友中赖小说以为生者，亦无暇舍己芸人。只有哲身，老兴弥佳，犹能出其余绪设一函授小说社于上海。但其原订简章，颇觉琐碎，爰就鄙意为之代订，以便学者：一、函授小说，其第一步当由学者本人，自述其从小至今之经过，及其所见所闻可喜可悲之事实，用白话演为章回体之小说，每月撰述一回或二三回，每回之字数至少须在三千字以上，用批文格缮写清楚，以便批改；如为短篇小说，则字数多寡不拘，每月只改一篇或二篇，统计不逾一万字为度。二、函授小说，并无所谓讲义，只有一诀，即任写何种人物，必须体会神情，使其言语行动，如见如闻；凡写数人同在一地，务勿忘却旁人之言动神气，致如木偶；凡写一人之面貌衣着，必细状其特殊之点；凡写屋宇风景，必如图画，不可仅写大略；凡叙事情，若非万不得已时，切勿用追述补叙之法，致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误为尚在叙本段之事也（哲身所长即此数点）。凡未到过之地方及未见过之人物，切勿虚拟，以致描写不真，转形见绌。凡用此诀，直写小说，无论如何，必已可观，故无所用其长篇讲义。若在平时观摹，则写情当取《红楼》，写社会当取《儒林外史》，而近人所著，亦不外此渊源（哲身之《官眷香梦记》、《香国春秋》、恨水之《啼笑姻缘》都可作课本读）。三、函授小说，每月束修，姑定十元；最短之毕业期，以六个月为限；来函及稿，均寄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转。四、未经函授以前，面谒恕不接见，空函问讯，亦恕不复，实因撰著时间，别有特约工作，身心苦难分配，幸恕谅之。予既代哲身改订简章后，复有通告一则如下，愿学诗文小说者鉴，仆自设家庭工业社以来，久已不收遥从弟子，而各省来函请业者，仍不乏人，相实万有余暇及此。兹有老友二人，皆设函授社于上海，爰为介绍如次：一、凡愿学诗文者，可向周拜花先生请业，其通信处，在上海维尔蒙路尚德里一号。二、凡愿学小说者，可向徐哲身先生请业，其通信处，在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可请直接函索章程。二君都系饱学之士，必能使学者满意也。日来哲身，忽以前代大众书局所作之《曾左彭三杰传》索序于予，翻阅一过，颇觉聚精会神，亦未脱其本来面目，读者视为小说固可，视为前清之掌故学亦可。然予久已谢绝代人再作小说之序跋等事，无已乃将以上各文归集一处，作为哲身之小传，免破吾例云。

泉唐天虚我生陈栩作于家庭工业社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

自序

余自六龄就傅，即喜为诗，二十游泮后，始识诗者持也。兴观群怨，范围弗过，品汇事物，曲成弗遗；其大指达于书，通于易，可以从政，可以处变，可以发乎天地之情，可以舒乎山川之气；然能感觉上智，不能感觉下愚。若夫挽救浇风，医治薄俗，其维村妇牧竖，走卒贩夫，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余既有鉴于斯，乃废举业，而以稗官自任，以故两应乡试，皆未获售。光绪戊申，纳粟末职，听鼓苏垣，名虽已入仕途，仍以我行我素为务；举凡胜朝掌故之学，清室治乱之源，远稽史籍，近咨舆论；徵集较为详实，有益世道人心之事，一一笔诸手册。同僚揶揄，妻孥讪笑，咸置枉闻。积月而年，册乃渐厚，私心窃喜，可展夙愿。先是稟到之日，三吴人士，因余薄负虚名，乐与为友，旋即邀人白雪诗社，养花轩诗钞所成，知是时倡和之功焉。某月日，偶题寒山寺壁云：诗心此日何人会，独听寒山夜半钟。见者目以为狂，独泉唐之陈子蝶仙，力排众议，颇觉许可，乃结文友。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辄向蝶仙请益。蝶仙亦语人曰：徐某言情之笔，吾堪与敌；若写宦途人物，吾或逊彼一筹。有人传述斯语，余益自勉。不图言犹在耳，而岁月云迈，余与蝶仙，两鬓皆皤，各具龙钟之像矣。惟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久已脱离文字生涯。余虽依然故我，一事无成，犹幸久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古语所激励，只需一支秃管尚存，斯志永久不懈。去岁春天，以某老友之介绍，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遂有订撰《曾左彭三杰传》之约。本书宗旨，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复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他书已载者，不厌加详，他书未载者，叙述尤尽。且先君子杏林方伯，亦于“红羊”一役，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先后凡三十年，非第目睹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颠末，即其他之中兴名臣，拨乱饶将，莫不共事多年。暇时庭训之余，常谈“天宝”故事，余既耳闻已熟，又与平时手册所记，一一吻合；余文虽陋，尚无面壁虚构之嫌，益以老友二人，代为详评细注，补余不足之处，尤非浅鲜，纵多丑女簪花之诮，或少齐东野语之讥。书将出版，爰赘数言，即以为序。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

荆谿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徐哲身小传	(001)
自序	(001)
第 一 讲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	(001)
第 二 讲 风尘侠妓巨眼识才人 草泽英雄倾心结奇士	(011)
第 三 讲 胡以晁三拳毙恶霸 洪宣娇一怒嫁情郎	(021)
第 四 讲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	(031)
第 五 讲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洸铁岭鏖兵	(041)
第 六 讲 云山尽节全州道 石氏求贤新旺村	(051)
第 七 讲 有挟而求情同蛰伏 养痍成患误解狐言	(061)
第 八 讲 曾国藩单求郭意诚 洪宣娇拟殉萧朝贵	(071)
第 九 讲 睹耳语众将起疑团 掷头颅孤孀几丧命	(081)
第 十 讲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授兵书	(091)
第 十 一 讲 任水师保全湘省 遵秘计攻克岳州	(101)

第十二讲	李金凤代父复仇 彭玉麟寻师问难	(111)
第十三讲	儒宗谈理学实益人心 勇将壮声威伪装狗眼	(121)
第十四讲	锦上添花李忠王报捷 瓮中捉鳖吴观察生还	(131)
第十五讲	恋金陵天皇取中策 笞玉臀徐后慑淫威	(141)
第十六讲	手中落箸大将惮援兵 面上飞金如君认干娘	(152)
第十七讲	隔省辞官独嗤黄太守 因祸得福共保左京堂	(162)
第十八讲	胡林翼修书悲将佐 曾国藩洗脚戏门人	(172)
第十九讲	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大帅奏报丁艰	(182)
第二十讲	刘丽川兴兵上海城 曾国华死节三河镇	(192)
第二十一讲	公事书圆圈鲍超求救 敌军行诡计曾氏丧师	(202)
第二十二讲	老家人舍身救主 章文案诌谎成真	(212)
第二十三讲	左中丞奏陈援浙策 曾廉访咨报克皖文	(222)
第二十四讲	踹敌营将门有子 得怪梦温氏成神	(233)
第二十五讲	西太后用计斩权臣 彭玉麟诚心辞皖抚	(243)
第二十六讲	石达开飘然引去 周天受率尔求援	(253)
第二十七讲	画船绣幕清将忒风流 地网天罗包村号铁桶	(263)
第二十八讲	徐六嫂刀下全贞 包三姑竿头挂首	(273)

第二十九讲	取众议将帅论军机 设奇谋弟兄当大敌	(283)
第三十讲	陈延寿生为负责人 洪秀全死作贪花鬼	(293)
第三十一讲	轰金陵李臣典惨毙 收玉帛曾九帅发财	(303)
第三十二讲	仗剑登堂眼看门人逐爱妾 携书入座相对夫子念亡儿	(313)
第三十三讲	北阙沐皇恩详陈奏牍 西征谈战略尽在家书	(323)
第三十四讲	湘阴爵帅胸藏地理全书 陇右名儒口述天方新教	(333)
第三十五讲	一雀入灵堂牢銜帅手 爱妾敌邪法紧抱夫腰	(339)
第三十六讲	贤夫人不忘守边客 大皇帝思刺有功臣	(349)
第三十七讲	劣绅通敌挟制三军 大将瞒粮欺蒙二贼	(359)
第三十八讲	金积堡马贼设阴谋 仆石岩刘公殉国难	(369)
第三十九讲	忆谪辞病子述荣哀 谈挽联老人惊瀛语	(379)
第四十讲	酬殊勋举人拜相 报噩耗爱子遄归	(389)
第四十一讲	囚全权俄人起交涉 换公事幕友坏良心	(399)
第四十二讲	学政作庭参童生吐气 尚书行国法巨宦归阴	(410)
第四十三讲	左制台恶人讲话 彭巡阅与鬼谈心	(420)
第四十四讲	几首新词喜友文廷式 一声大炮力援吴吉人	(430)
第四十五讲	钦差忧国难不许过年 帮办扮商家偏来讨账	(441)

- 第四十六讲 左侯逝世特旨谥文襄 (452)
 彭氏遇仙诚心问死日
- 第四十七讲 背国号如数家珍 (463)
 劝盗魁取材戏剧
- 第四十八讲 死爵爷真个抄家 (473)
 贤总督欣然作伐
- 第四十九讲 皂隶献殷勤水果四色 (483)
 皇家多护卫火神一尊
- 第五十讲 忠臣返本大义炳千秋 (494)
 孝子归真全书结三杰

目

录

004

徐哲身品读大清风云人物



第一讲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

民元至今,仅不过二十个年头,为时何尝久远,不知现代的人们,怎么竟会对于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社会状态,俨同隔上几十世、过了几百年一般。就是我们这班小说家之中,也有几位记载清末一切的掌故,仿佛视为代远年湮,没什么典籍可考,往往略而不详。例如“红羊”一役,清室方面,也曾出过几个中兴功臣;太平天国方面,也曾有过几个革命种子,如此一件空前绝后的大案,理该有几部极名贵极翔实的作品,流行世上,好给后之读者,明了当时的实在情形。岂知坊间此类书籍,虽如汗牛充栋,按其实际,大半都是各执成见,莫衷一是,甚有偏于太平天国方面的,动以满奴功狗等等字样,加诸中兴功臣头上;偏于清廷方面的,复以长毛发逆等等名词,加诸革命种子头上。其实好的未必全属甲方,歹的未必全属乙方,但在执笔之人,根据真相,依事直书,即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

不才有鉴于此,敢以先世闻见所及,本身考据所得,即从“红羊”之事为始,清室逊位为终,既不抹煞双方之长,也不掩饰双方之短。他书已有记及的,不厌加详,他书尚未搜集的,不嫌其秘,事无巨细,一定和盘地托将出来。不敢就谓此胜于彼,只求生我后者,有部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籍可读,或不致再去坠入五里雾中,便是我辈做小说的天职。

论到清朝的中兴功臣,当然要推曾国藩曾文正公为首,因他除开平洪伟绩之外,还是一代的理学儒宗。当清兵入关的时候,有个名叫曾孟学的人,是由外籍迁入湖南湘乡县大界里中居住的。没过多久,旋又移居后来曾国藩诞生的那个白阳坪的地方。这位曾孟学,就是曾国藩的七世祖,嗣后孟学生子,叫做元吉,元吉的仲子,叫做辅臣,辅臣之子,叫做竟希,竟希娶于彭氏,彭氏有子,叫做玉屏,玉屏别字星冈,娶于王氏,王氏生子三人:长名麟书,别字竹亭,娶同县江沛霖之女江氏为室,次名上台,早年夭折,三名骥云,娶于郭氏。

嘉庆十五年庚午,曾国藩的高祖考辅臣,高祖妣某氏,曾祖妣彭氏,都已先后下世,独有曾祖竟希,年虽六十有九,尚极健旺。

这年元日,星冈率领全家去替老父叩岁,磕头之后,又诚诚恳恳地禀道:“我们虽是一个半耕半读的人家,只是父亲的春秋已高,务求就从今天的一岁之首为始,不必再去躬亲垄亩,这座门庭,应由我们这班儿孙支撑才对。”

竟希听罢,暗忖儿子本懂医道,长孙已经进了秀才,人又能干,亲戚朋友里头,相打相骂,只要他去一讲,马上了结,次孙虽是老实一些,现在的家务,原是在照管。他们既来劝我,总是一点孝心,似乎应该答应他们。

竟希默想一会儿,便把他那脑壳一连颤动几下,既不像点头,又不像打瞌睡,不过星冈等人是瞧惯的,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讲,大家很觉快活。

这样的一混数月,星冈的医生收入,倒极平常;竹亭出去替人讲事,管管闲账,反而优于乃父。

原来前清有个陋习,大凡乡下土老,不论贫富,最怕见官。每村之中,总有几个

结交胥吏，联络保证，专管闲账，从中渔利的人物。这等人物，俗名地蛀虫。一要人头熟悉，二要口齿伶俐，三要面貌和善，四要手段杀辣，五要腿脚勤健，六要强弱分清，七要衣裳整洁，八要番算来得，九要不惜小头，十要不肯白讲。

竹亭既承此之乏，自然未能免俗，因此他的谢礼越多，身体也就越忙。竟希、星冈、骥云三个，本是忠厚有余，才干不足的人物，只晓得竹亭在外，替人排难解纷，大有披发缨冠之风，借此得些事蓄之资也不为过，星冈索性除了医务之外，每天只是陪同老父，在那藤廊之中承欢色笑。

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午节，星冈侍奉老父午餐之后，因觉天气微燥，还是那座廊下，有株直由檐际挂到台阶石上，数百年的虬藤，可以蔽住阳光，便扶老父仍到那儿，一把瓦壶，两柄蒲扇，恍同羲皇上人一般，父子两个，开话桑麻。

竟希这天因为多喝了几杯酒，高谈阔论了一会儿，顺手拿起那把瓦壶，送至嘴边，分开胡子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呷上几口。刚刚放下茶壶，偶尔抬头一看，只见屋角斜阳，照着那株虬藤深碧色的叶上，似有万点金光一般，不觉心下一喜，想起一桩事情：先用左手慢慢地捻着那胸前的一部银髯，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向那虬藤一指道：“这株老藤，也有一二百年了。从前有个游方和尚曾经对我说过，此藤如果成形，我家必出贵人。你瞧此刻这藤，被风吹得犹同一条真龙一般，张牙舞爪，立刻就要飞上天去的样儿，难道和尚的说话，真会应在我们麟书身上不成。”

星冈听说，也觉喜形于色地答道：“但愿如此，只怕他没这般好福命。”

竟希还待再讲，陡然听得外边人声鼎沸，似有千军万马杀入村中的情景，急命星冈快去看来。

星冈刚刚立起，就见长孙媳妇江氏，满面赤色地奔到他们面前，发急地说道：“全村突发蛟水，太公公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

江氏只说了这句，陡见一股洪水，早已叹息澎湃几声，犹同黄河决口般地涌进门来。霎时之间，平地水涨数尺。那株虬藤，首先浮在水面。那些瓦壶什物，跟着余了开去。星冈素来不识水性，连连抓股摸腮急得一无办法。幸见他的老父已经爬了起来，站立凳上，可是凳脚又被水势荡得摇摇不定，生怕老父跌入水去，此时只好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急命江氏，驮着太公上楼。江氏素娴礼教，听见此话，神气之间，不觉略略一呆。

星冈恨得用力跺脚道：“此刻紧要关头，顾不得许多。”

谁知他和江氏两个，早已半身浸在水内，刚才发急跺脚的当口，早又激动水势冲了过去，险些儿把那高高在上、站立凳上的老人震得跌入水去。

此时江氏也知事已危迫，不能再缓，只好两脚三步，在那水中走到她太公跟前，驮着上楼。星冈、王氏、郭氏三个，也已拖泥带水地跟了上来。

竟希就在江氏房里坐定，一面正想去换湿裤，一面又去问郭氏道：“你们大伯本不在家，你的男人怎么不见？”

郭氏赶忙答道：“他去替太公买办菜蔬，怕是被水所阻，不能回来。”

竟希连把额头皮皱上几皱，不答这话，且把换裤的事情似已忘记，忙去推窗朝外一望：猛见一座白阳坪全村，竟会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汪洋，不但人畜什物，漂满水面，而且一个个的浪头打来，和那人坠水中，噗通噗通呼救的一派凄惨声，闹成一片。不禁励起他的慈善心肠，急忙回头将手向着大家乱挥道：“快快同我出去救人，快快同我出去救人。”

星冈本知乃父素存人饥我饥、人溺我溺的心理，不敢阻止，只好婉劝道：“父亲怎能禁此风浪，我们大家出去也是一样。”

竟希听说，大不服老，双手握了拳头，连连向空击去，跟着用劲吹开他那长髯，厉声地说道：“此刻就有老虎在前，我也能几拳把它打死，何况救人。”

江氏接嘴道：“太公常在田里车水，懂得水性，公公不必阻拦。”

王氏、郭氏也来插嘴说道：“我家现成有只载粪船只。快快坐了出去。”

竟希听说方才大喜，马上同大家下楼，就在后门上船，江氏立在船头撑篙，直向大水之中，射箭似的冲去。忽见竹亭、骥云兄弟两个，不知如何碰在一起，也坐一只小船，急急忙忙地摇了回来。

竹亭一见全家都在船上，不觉大吓了一跳，忙问江氏道：“你们一起逃出，难道我家已被大水冲塌不成。”

江氏慌忙简单地告知一切。竟希即命两孙一同前去救人。话犹未说完，突见一具尸身余过船边，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亏得江氏自幼即知水性，又有几斤蛮力，她比竟希抢在先头，早将那尸拖上船头。星冈忙摸尸身胸际，尚有一点温气，急用手术，将他救活。

不料一连来了几个巨浪，竟将曾氏两船卷入浪中，立即船身朝天，人身落水。幸亏除了星冈一人，素在行医，未知水性外，其余的老少男女，常在小河担水，田里车水，统统懂点水性；对于全村地势，何处高岸，何处水坑，又极熟悉，尚没什么危险。竟希站在水中，首先倡议，索性就在水中救人。大家自然赞同，连那星冈，也在水中爬起跌倒发号施令，指挥儿媳各处救人。

那天恰是端午节，日子还长，可以从容办事。又亏县官李公会鉴，得信较早，率领大队人马，多数船只，赶来救灾。竹亭因与李公曾经见过几面，连忙赶去，趁此大上条陈。李公知道曾氏是个良善人家，又见一班女眷都能如此仗义，忙请竟希同着女眷，到他官船之中休歇。竟希因见官府到临，有了主持人物，料定他的小辈也已乏力，只好答应。

哪知王氏婆媳三个，因为单衣薄裳，浸在水中半天，弄得纤细毕露，难以见人，情愿坐了自家粪船，先行回家。星冈也说应该先行回去，只有竹亭一个，却在嘴上嘀咕，怪着她们婆媳几个到底妇流，不识县官的抬举。王氏婆媳三个，明明听见，不及辩白，径自坐船回家。

及至夜半，水始退净，大家方去收拾什物，整理器具，打扫水渍，一直闹到天亮，竟希祖孙父子四人方才回转。

竟希不问家中有无损失，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赈，星冈出去挨家看病。后来救活数个人命，因此得了善人曾家之号。

又过月余，已是三伏。有天晚上，王氏因见翁夫儿子都已出去乘凉，方在房内洗上一个好澡^①，洗完之后，便叫江氏进房，帮同抬出澡盆，去到天井倾水。江氏抬着前面，王氏抬着后面，江氏只好倒退着抬出王氏卧房。刚刚走到天井，一眼瞥见那株虬藤，陡然变成一条腰粗十围，身長数丈，全身鳞甲的大蟒，直从屋檐之上挂将下来，似在阶上俯首吃水。只把江氏吓得顿时心胆俱碎，砰的一声，丢去手上澡盆，

① 古礼妻子洗浴也避丈夫，曾家犹有是风。

拖了她的婆婆，就向大门外面飞逝。

王氏未曾瞧见那蟒，自然不知就里，一边被她媳妇拖着奔跑，一边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媳妇：“如此慌张，究竟何事？”江氏此时哪有胆子答话，忙向门外跑去，不防对面恰巧走来一人，正和江氏撞了一个满怀。江氏一见那人，正是她的丈夫竹亭，连忙低声说道：“那株虬藤，真个变成了一条大蟒，你快不要进去。”

竹亭性子素刚，不及答话，早已叹息一脚奔入里面，仔细一看，何曾有条大蟒，只有那株虬藤，映着月光，正在那儿随风飘荡，且有一股清香之气送到鼻边。正待唤进母亲妻子，江氏因不放心，早已蹑足蹑手悄悄地追踪跟人，躲在竹亭背后，偷眼一看，那蟒忽又不见，忙去扶进婆婆。尚未立定，竹亭已在向江氏发话道：“你在见鬼吧，何处有条蟒蛇？下次切切不可再像这样的造言生事。”

江氏不愿辩白，自去提起澡盆，送回王氏卧房。等得竟希等人回来，王氏告知江氏瞧见大蟒之事，竟希听了点首出神，星冈、骥云听了疑信参半，竹亭仍不相信，

江氏以后虽不再提此话，可是她一个人再也不敢近那虬藤。王氏已知其意，即命江氏单在楼上缝紬全家的穿着，中馈之事，改由郭氏担任。

原来曾家的宅子，本只三楼三下，还是历代祖上相传下来的老屋。竟希生怕改造正屋，伤了那株宝贝的老藤，因此只添余屋，所以自己也住在靠近虬藤的楼下单屋。对面西屋，给与星冈夫妇居住；楼上东屋，给与竹亭夫妇居住；西边给与骥云夫妇居住。

江氏安居楼上之后，身体较为清闲，即于次年，就是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那天的亥时，不声不响地安然产下一个头角峥嵘，声音洪亮的男孩，此孩子即是曾文正公。

这年竟希恰巧七十，因是四世见面，自然万分高兴，便又记起产母曾见大蟒，料定此子必有来历，便将官名取作国藩二字，也是望他大发，好替国家做事之意。接见国藩满月之后，满身生有鳞癣，无论如何医治，不能有效，又以涤生为字，伯涵为号。

又过几年，江氏续生三子二女。那时竟希业已逝世，即由星冈将他次孙取名国潢，字叫澄侯，四孙取名国荃，字叫沅甫；五孙取名叫国葆，字叫事恒；两个孙女，长名润姑，幼名涓姑。又因次子骥云，也生一子，取名国华，字叫温甫，排行第三。

国藩长至八岁，满身鳞癣之疾，愈加厉害，还是小事，最奇怪的是，两试掌上，并无一条纹路。非但曾氏全家，个个莫明其妙，就是一班相家，都也不能举出什么例子，只有混而沌之说是大贵之相罢了。这年国藩已在村中私塾念书，有天散学回家，把他一张小嘴嘟得老高。江氏爱子情切，未免一吓，忙问这般样儿，为着什么事。

国藩方始忿然地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说孩儿手上没有纹路，不是读书种子。孩儿和他辩驳几句，他又挖苦孩儿，说是要么只有前去只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万万莫想。”

江氏听毕，一把将国藩抱入怀内，笑着抚摩他的脑袋说道：“这是我儿的一个预兆，将来果有这天，我儿还得好好的谢他。”

国藩听了母亲教训，以后真的万分用功。哪知一读十年，学业虽然有进，可惜每试不第。直至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那一年，有位岳镇南学使按临到来，方才进了一名秀才。同案欧阳柄钧，钦佩国藩的才学品行，自愿将他胞姊欧阳氏配给国

藩。星冈父子，因见门当户对，也就应允，即日迎娶。那时国藩正当青年，欧阳氏又是一位少妇，闺房之乐，异乎寻常，郎舅二人，也极情投意合。

有一天，柄钩匆匆地自城来乡，要约国藩进城，替他办桩秘事，国藩当然答应。及至入城，柄钩即同国藩走入一个名叫鄢三姊的士娼家中。国藩曾在县考的时候，已由几个窗友陪他到过几处，都因不是上等名花，难入才人之目，因此淡了游兴。

及到此地，虽未看见主人，但见一切的陈设幽雅，已合那副屋小于舟、春深似海的对联，不禁一喜。便笑问柄钩道：“你把我没头没脑地拖来此地做什么，此地又是什么所在？”

柄钩轻轻地说道：“此家有一对姊妹花，姊姊叫做春燕，妹妹叫做秋鸿，秋鸿和我已有啮臂之盟。因她的生母，视鄢三姊为一株摇钱之树，我又不是王孙公子，量珠无术，特地请你来做一位说客，千万不可推却。”

国藩尚未答话，只听得远远的一阵环佩声喧，随即一股香风吹至，使人肺腑一清。就在此时，帘幔启处，果然走出两位美人，柄钩即指一个较为丰硕的美人，对着国藩道：“这位便是我的爱人秋鸿。”又指一个弱不禁风的美人说道：“她是我的姊姊春燕。”春燕不待柄钩说毕，偷眼睨了国藩一眼，忽将一张妙靥微微地一红，半露羞涩之容，半现垂青之意。国藩本来没有迷花浪蝶的经验，一见春燕对他如此情景，不禁也把他的脸蛋一红，似乎比春燕还要加倍害臊。

春燕此时已知国藩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子弟，不便撩拨过甚，便向柄钩一笑道：“这位可是你的令姊丈曾涤生相公么？”

柄钩含笑点头答应道：“他正是我的姊丈，我此刻急于要和你妹子商量几句紧要私语，就请春燕姊姊陪我姊丈在此闲谈一会儿。”

柄钩说着，也不再管春燕许可与否，便和秋鸿二人手挽手地踱入里面而去。春燕一见左右无人，方和国藩寒暄起来，起初是春燕问十句，国藩只答一句；后来问几句答一句；最后是问一句答一句了。二人谈得渐渐入港，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春燕忽又懒洋洋地瞄上国藩一眼道：“我的妹子，有君来做说客，大概可以如她之愿，终身有靠的了。”说着又以绣巾掩口，嫣然一笑，低声问国藩道：“君的尊夫人，究竟娶了多少日子了，可否请君见告，我还有几句私语，要想和君细说。”

国藩既见春燕人已十分妩媚，言辞又很知轻识重，此刻忽又问及他那新夫人的结缡日期，料定这本试卷又被这位女考官取中，心下一个舒服，便老实地告知家中景况。

春燕听毕，正待也将她的肺腑之话说出，忽听她的未来妹夫欧阳柄钩，已在里面唤着国藩进去。即对国藩抿嘴一笑道：“你且进去商量好了他们之事，我们俩再细谈吧。”

国藩一个人走入里面，一会儿方同柄钩、秋鸿两个一齐出来，可巧鄢三姊已从街上购物回来。柄钩先将国藩介绍见过鄢三姊，互相寒暄一阵，国藩始请鄢三姊去至内室，就把他刚才和柄钩、秋鸿预先商议之话，委委曲曲地陈述给鄢三姊听了。

鄢三姊的初意，原想在她次女身上，得笔大大的身价。此时因见国藩前来说项，说是柄钩目下手头虽窘，将来必能发迹，既做他的外室泰水，眼光须要放远，后来自然享福不尽。鄢三姊听得这般讲法，心里已有一半答应，再加方才瞧见她的大女，虽然坐得离开国藩好远，却把她的一双眼睛，只向国藩脸上一瞄一瞄地，又知大女已经瞧上国藩。国藩也是新科秀才，曾家又有善人之号，这两桩还是小事，现在

大家都在传说国藩是条大蟒投胎的，身上且有鳞癣为凭，手上又没纹络，种种都是大贵之相，这个现成人情，怎好不卖？于是满口答应。并说我既做了你们这位老舅的丈母，大家就是亲眷，以后不必客气，可要常来走走。国藩听了，连称应来拜望。

鄢三姊便同国藩回到外边，又对国藩说是拣日不如撞日，索性就在今天晚上，办席喜酒，趁你在城，眼看做了此事好些。国藩问过柄钩，柄钩也极愿意。鄢三姊一心望她大女勾上国藩，一切催妆之事，都由她去办理，不要春燕相助。春燕明白母意，即把国藩邀入她的卧房，情致缠绵地诉说心事，极愿照她妹子一样，立刻做了国藩的外室。国藩怕人议论，不肯一口允诺，后来禁不起柄钩、秋鸿等人竭力相劝，国藩方允先做腻友，将来再定名分。大家瞧见国藩如此坚决，不肯率尔从事，只得依他。

这天晚上，酒席散后，两对玉人，都成人月双圆之喜。

第二天，国藩恐怕家里惦记，连忙赶回家去。又过几天，恰巧县官李公要请国藩替他整理文集，国藩就借此事，方得暂住城里，鄢家母女瞧见国藩又做本县衙内里的上宾，当然愈加巴结。

春燕本来能作几首小诗，等得国藩晚上去的当口，即将她的诗稿取出，要请国藩替她修改。国藩翻开一看，只见头一首就是：

一夕秋风水又波，天涯回首各关河；

分明同此团圆月，总觉今宵寿损多。

国藩觉着此诗的造意虽佳，词句未免萧索，不愿往下再看。单对春燕笑着道：“我是长住乡间的人，还有两代上人，须我日常定省，现在容易借着县里之事，方能与你做这一两句的畅叙，你偏要叫我修改此稿……”

春燕不待国藩说完，把脸微红一红，即向国藩手内，将那一本诗稿抢回，顺手丢在妆台之上，又笑嘻嘻地拉了国藩，一同坐在床上道：“你的话很对，这倒要怪我太性急了，只要我没别样风波，和你常能一起，还怕我不成一个女诗人么？”

国藩听得这话更是触耳，便在暗中忖道：此人何故作诗讲话，都含有一种不吉利之意。国藩想到此地，又见春燕这人，并没什么毛病，已同一位捧心西子一般，倘一有病，那还了得。不禁由爱生怜，即将春燕拥入怀中，用他左颊前去摩擦春燕的右颊道：“你要学诗，我的肚内还有一些古董，慢慢儿道来不迟，不过你的身体太觉娇惯，以后还是少操心思为宜。”

春燕一面听着，一面也用她的那张粉颊，回擦国藩之脸，忽然又用两指，轻轻地去向国藩项上撕下一些癣皮，放在她的掌心上，便向国藩道：“人家都说此癣就是蛇皮，你有这个来历，所以我和你同床共枕的时候，真没一丝丝儿讨厌你的心思。但望你能高寿，我也可以享福。”

国藩不待春燕说完，冷不防噗的一声骤向春燕掌上一吹，那一些些的癣皮，早已吹得无形无踪。

春燕便将身子，在国藩身上，左揉右扭地不依道：“我不怕肮脏，你反怕肮脏起来。”说着逼着国藩脱去衣裳光着脊梁让她一瞧全身。

国藩忙将春燕的身子抱定道：“你快莫动，我可抱不住你了。你要瞧我全身，也是好心。但是灯光之下，袒裼裸裎的成何体统。”

春燕听说方始坐定不动，还向国藩微瞪了一眼，低声自语道：“你的身上，还怕人家没有瞧见过不成。”

国藩笑了一笑，也不再辩。这天晚上，一宿无话。

没有多久，国藩已把李公的文集整理完事，自回乡去。不防春燕就从国藩走后，渐渐地得了吐血之症。柄钧悄悄奔去告知国藩，国藩正因他的祖父老病大发，需得亲奉汤药，无暇去瞧春燕。直到次年春天将尽，星冈方始好了起来，国藩慌忙借了一件事情，去瞧春燕之病。岂知一脚踏进房去，陡见春燕一个人斜坐被窝中，背靠床栏，双目凹进，两腮现出极深的酒窝，早已瘦得不成人形。

国藩不觉一个心酸道：“怎么竟会瘦得这般。我因祖父有病，不能分身前来瞧你，请你原谅。”

春燕连连微点其首，又用她那一双瘦得如同鸡爪般的纤手指指床沿，就叫国藩在她身旁坐下，道：“你是一位孝子，我怎敢怪你。只是我的病已入膏肓，怎样好法？”

可怜春燕的一个法字，甫经离口，她的眼眶之中，早同断线珍珠一般的泪珠，簌落落地落下来。国藩连忙替她揩干，又用吉人天相的老话劝上一番。

春燕听了微微地叹上一口气道：“我已不中用了。你在劝我，无非宽宽病人之心罢了。我只望你等我死后，由你亲手将我葬下，再好好地照顾我的母亲，我就没有未了的心愿了。”

国藩忙极诚恳地答道：“这两桩事情，我一定不负你的嘱托。你若能够慢慢的好了起来，岂不更好。”

春燕尚未答话，只见鄢三姊和柄钧、秋鸿三个，各人手执仙方吃食等等东西同进房来。一见国藩坐在春燕的身旁，一齐异口同声地怪着国藩道：“你真有些狠心，春燕病得这般，无论怎样，也得偷空进城一趟。”

国藩恐怕病人听了因此生气，于病更加不利，正想辩白几句，急切之间，反而期艾艾的讲不出来。

春燕病得如此模样，还在床上帮着她的情人道：“我正为他有这般孝心，将来会大发，我就死了，于我也有光呢。”

国藩在旁听说，心想这般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子，竟会不永于年，这也是我曾某没福，国藩想完，因见鄢三姊和秋鸿二人已在服侍春燕，服那仙方，他便拜托柄钧替他下乡一行，推说城里有个朋友有事留住，三五天之中，不能回家。柄钧当然照办。

哪知不到三天，春燕竟把国藩抛下，驾返瑶池去了，死的日子，正是三月三十那天。所以国藩有副挽联是：

未免有情此日竟随春去了
似曾相识何时再待燕归来

国藩果不失信，真的亲自葬过春燕，又厚赠了鄢三姊二百银子，始回家中。

王氏、江氏、欧阳氏婆媳三代，因见国藩此番入城回家，时常闷闷不乐，便命国藩早日上省乡试，也好开怀遣闷。国藩听说，果于端午节之前，辞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叔婶等等，同了欧阳柄钧进省。柄钧本来是常到省中玩耍的，一到省城，生怕国藩忧能成疾，便又同他前去问柳寻花。